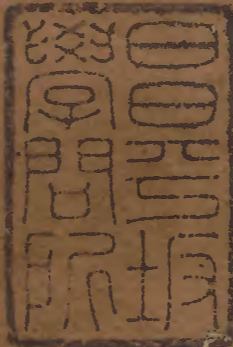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

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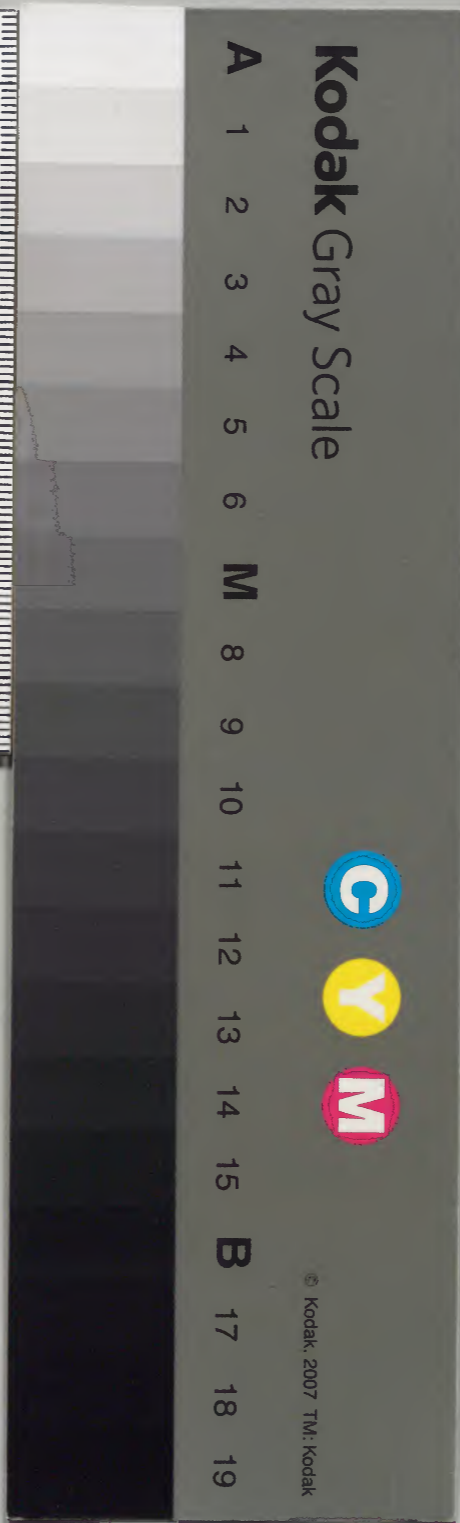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二〇册	五九號	四架	別集函	儒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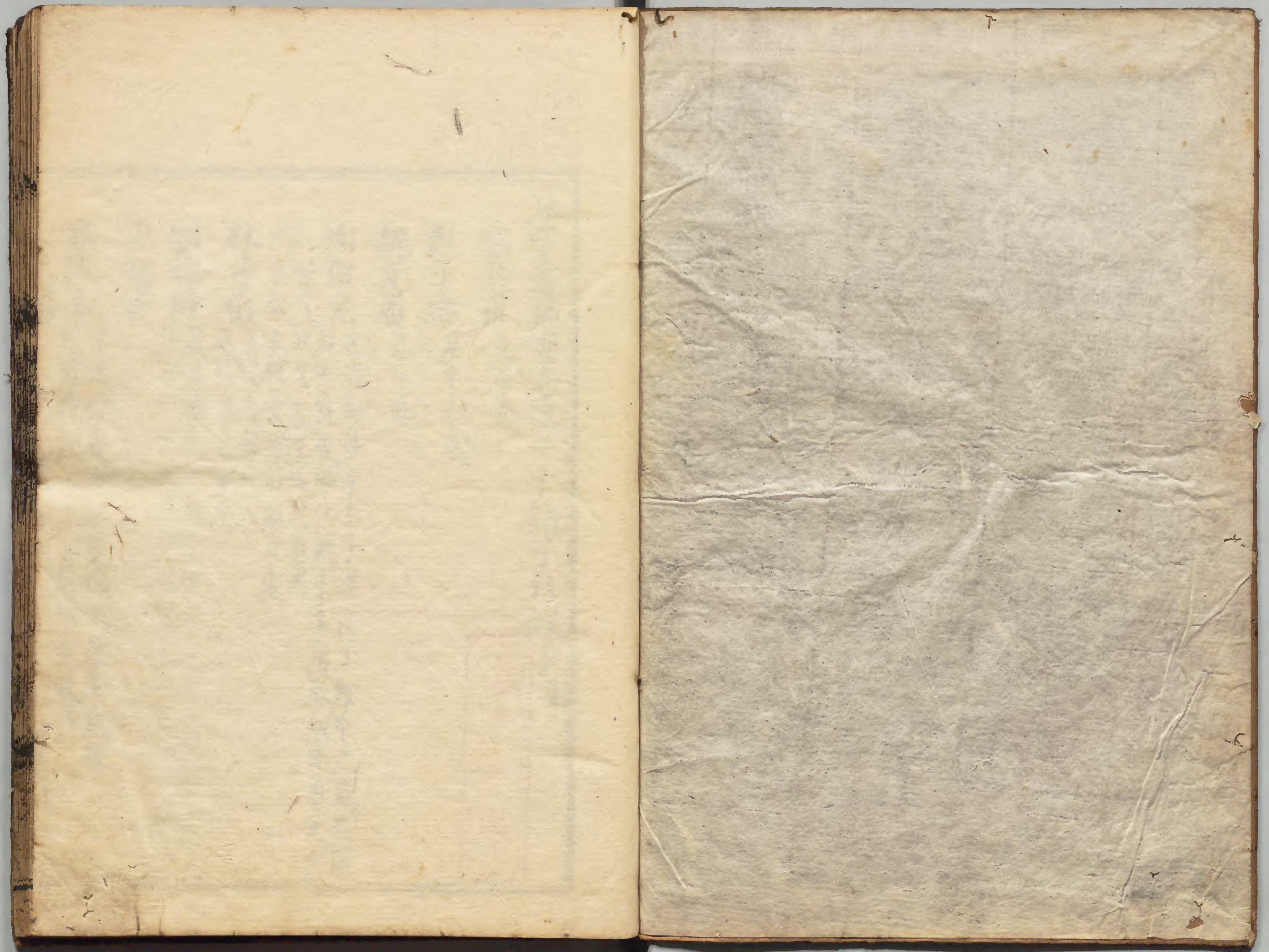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〇册	四架	五八號	六〇八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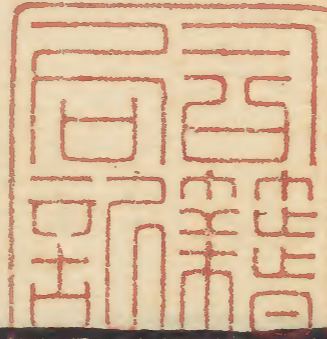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二〇册	二〇架	一〇八號	漢書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20)
函號	298	279

不許帶出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諸子目錄別集

劉共甫 見六卷

彭子壽 見十七卷

魏元履 見一卷

向伯元 名潛，薊林先生子諱之，子敏中之裔本開封人，寓居臨江觀先生推敬如此，伯元之賢可知，又先生跋公遺戒云：公少嘗受學於胡文定。

林井伯 名成，季莆田人，見林貫之字序。

劉德脩 見七卷

李端甫

祝汝玉 實紀信安人，休寧縣令，先生為公作道院記，又見求放心齋銘序。

淺草文庫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目錄

劉公度 見十三卷

蔡季通 見十卷

劉知夫 名崇之饒廷老姨母之子按所與一書中

路安撫使

長兒 見十九卷

林擇之 見九卷

程允文 見八卷

彭子壽 見十七卷

孫季和 見十四卷

劉子澄 見四卷

劉共甫 見六卷

何叔京 見八卷

汪時法

向伯元 見本卷

林井伯 見本卷

趙子欽 見十五卷

方畊道 見十一卷

鄭景明 實紀名昭先字景紹閩縣人進士知樞密

一作紹未

朱魯叔 見十一卷

劉德脩見七卷

忠南上人南見詩人王齊禪林其杏花雨一絕見聯珠詩格忠疑作志為是

崔嘉彦字子虛成紀人慷慨有奇志嘗以策干趙相與不果行遂去絕迹廬山修黃老術居西原庵先生作臥龍庵相為經紀

林師魯實紀號芸谷古田人朱子所稱見書中

林熙之實紀名大春號慥齋先生有送行詩見九卷

林擇之一卷作黃教授

黃商伯南康人師徐逸平事見先生跋徐贈公詩

楊伯起皆南康人而葉吳又見實紀

葉求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

別集時事出處怙

劉共甫珙

二姦雖去氣象全未迴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為為是未有敢乘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為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間讀陸宣公奏議一切中今日之病誠取一讀從容前席為上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造朝以亟行為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吠犬縷縷之比

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為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亦
勤行果爾又無疑矣二姦謂曾龍邦彥陳良翰縷從心敬謹也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
時得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逃聞明命賀喜亡涯某
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
登祝融絕頂已乃東歸至楮州始分手蓋講論之樂
尚未曾有別去殊憫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
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詎太
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
時何不略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

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
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
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為矣及復念此惻
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孰而
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某嘗譬之入子事親之道
不幸至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為子者當左右承順以
祈悅適耶當詬詈妻孥歐擊僮隸以快已之忿耶此
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委也至於人主
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為其亦異乎吾所聞矣
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處

被群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若
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為
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
以俟人主厭弃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遺損家
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
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覩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
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為何如
耳願亟與陳公謀之甚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
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
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

此懷足矣何以書為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為其大者
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
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
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
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為不利俟兩
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為晚某許多年過了
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
一見明主極陳胸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大甚
處恐却悞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
敢出不獨為身亦以為親為二公為國計也千萬幸

登聞而不然間字疑誤不幸至於幸至元本作
字未之知至愚疑當作幸至三字士敬謂似當至至

彭子壽 龜年

請違後一兩日即被斥遣之命出關恰一月始能達
里門奉柯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
耳區區鳧鴈不足為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
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為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
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
江西經由上饒偶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丐以數字
見報比來議論本未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

下詞字 恐當作 辭 加唐木 作力

有人往來不至浮沉也 德修劉光祖 德夫吳儼

魏元履 揆之隆興二年十一月金兵渡淮言者論湯思退主和誤國竄末州書所

云古藤指末州而小謹何益即其事

寇日深矣為之奈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遲方
傳古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彼之肉其足食乎
小謹何益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
之妖蠹蝕君心此為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
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
上聞矣老兄以為如何成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
許胡邦衡痛哭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

治法但顯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
密乃爾可怪龜齡王十朋成都指汪應辰胡邦衡痛

哭者十事

向伯元涪鄉林之子

劉薦論事不阿近所未有亦恨太踈果墮語窅耳周
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詳邪說肆行而
士氣不衰此乃為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
為可慮奈何薦疑當作薦臺官謂之
楊文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
子直處喫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

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
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杜生靈之計非小故
也楊文疑指誠齋

林井伯成季慶元元年二月罷古丞相趙汝愚十一月謫死衡州按宋史汝愚以宗室居餘主想其罷相後未謫前在冢故稱為餘未耳前註謂呂子約誤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
兮道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餘干屢得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
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
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能仰

首一鳴深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人歎服也
風波指論汝愚事子約一舉祖
儉上書論趙汝愚之忠被謫

劉德脩光祖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
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為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
竊聞進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
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惻然為之汗下蓋久矣莫
有以此聲歎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為執
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
又意其駭機之發近在且莫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

猶懷不能已竊竊私為同志一二君子道之蓋不唯
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來所以
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話
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
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
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
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屏增跋
跋疑
單守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啓手足
而令女亦不起疾為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為不淑然

本按唐

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
區鄉慕之久去冬尚幸一見雖不及款承教約然亦
足以粗慰平生矣邈峽定在何且相望益遠非獨吾
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
痊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
之得遯之家人為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囊齧舌然
曾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于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
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
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東溪先生名伯熊德修族父兄也痊發狂疾當誤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人入城擾擾踰月今

且歸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眾賢
為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
之耳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牆固應
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尚不能
無望於終教之也度正字周卿
平父比亦得書去住無策甚可念也李章得書每以
馬外為言而未有聞恐是求之不力如王興之雷孝
友亦何嘗有人苦留之耶

李端甫

聞小豸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

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侍御史
吳獵也零陵
即趙汝愚

祝汝王

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
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願乃重貶有識之憂四方朋遊
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
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
能避也李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
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豈亦不
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唐本坐下有者字

劉公度孟容

承書聞為况之適足以為慰患難如此乃是王汝於
成切宜強自振拔勿令頽墮為佳向來長沙時已覺
意思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為誰
氏此尤不可不謹

蔡季通西山先生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効之章又復不効然聞
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
此草奏旦夕發行即束裝俟譴矣黨錮傳何必讀行
且親見之矣

且與劉智夫 崇之

某涕泣再拜恭聞 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
普率况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訢想在
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比來物情事勢復如何人還
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匡衛王室
求負臣子之責為萬世之罪人矣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
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
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
益耳 寧宗初佐曾用
事時詞當作辭

某中間亦甚杌隉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
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
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陳彭楊項竟又
不免子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
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

湖湘間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
此亦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
所可勉者惟在此耳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為
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元善益
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抉剔無遺力矣吾徒皆不可

保道學文字鉤連隅落如武侯營壘非華宗浪戰之比也

與長兒書

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為學不得力只是先辦得此一著如今眾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矣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至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

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文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為寫看能來即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為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為汝憂多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

台越之事指上劫唐仲友事也

林擇之 用中

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正更事之多愈見畏縮耳

程允夫 洵以下講學及雜往來帖

示喻爲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闢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爲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爲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閑時寫得便可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便人往還也所論向來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自持已不嚴故擇

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

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
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俟病少間當爲尋
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
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
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
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
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
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
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鸞飛魚躍活潑

潑地以爲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
本著意便是正才不著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
心惟微者此也

彭子壽 龜年

閑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且益昏
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
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
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
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謬若只如此終日馳騁何緣見

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境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旃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卒究太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王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

孫季和 應時

燭溪蕭寺頃歲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

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著語屢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此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爲幸

來喻諄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昏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爲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人但不知年來自己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

詩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
追恨向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遍矣。
此當以為戒而不可學也。

劉子澄 清之

偶到城中黃子來相尋，具言近况為慰。比日伏惟于役
有相，今或已至在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
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
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
之譏，而匆匆畧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
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

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
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白猶可尋繹其
端緒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閑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
在明者孰慮而徐應之，毋為匆匆以致後白之悔也。
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
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
撐也。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不能去心。
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
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間暇些子，庶晚年身心
稍安樂也。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

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
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為
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白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荊州
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于事若不死更長進深
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
也韜仲不苟如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它日皆未
可量也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見其說話意趣
儘好恨不得款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得相聚耳
彼中交遊學生并為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
皆淞東知名士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

果已行未耳

荊州敬夫韜仲劉炳晦
伯劉煥景陽許子春

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知書到時朱轡皂蓋已在甚
處所欲言甚衆例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
所甚惡者喻主泉之論矣年力頹侵志不勝氣至於
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

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
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吳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為慰比想經暑涉秋
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又當如何

想亦不以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語，又似戲謔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已功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劉共甫 珙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不知所苦。何恙，徒有懸情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衆謂明公宜還鈞軸，尚此遲遲，不無缺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爲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窺覷有所竊議。此爲增崇望實，填服夷夏之本。區區過

計以爲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塞垣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爲心，勿爲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某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若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謂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方作書爲欽夫言，之想其未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

代先覺言_レ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
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
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荆州聞極荒涼無賢士大夫
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以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古
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欲之蔽幸甚

何叔京 鎬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
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
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
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

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
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
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用工夫至
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
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靡渙然不收時此
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
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汪時法 木度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爲數千
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子約此行無愧臣人之

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 活鄉林居士子謹之子

去久病臂近方小愈然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緝閱舊書亦有一二學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為恨耳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也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浸墮深以自歎

然間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

周公去相尚留義興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得下書問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某不恨其不蚤去恨其不勇為也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去歲入都時已知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子澄去替不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便著道學兩字結正罪名世路如此豈復更容著脚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

時扣函文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此為恨恨耳
恨恨當作恨恨
見項平父書末

林井伯 成李

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畏人來奪文字亦自
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
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古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為轉
求也千萬見亮為幸

閑中何以閱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
思慮否來春當復為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
泊也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今幸且

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不知
不覺輒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于久不得書今年
為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翻騰上下未知何
時得平靜也

輓戶因反車
轂齊等貌

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之勝想不復以當世為念
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
遣今却不可不致書輒有一緘外題只納左右處幸
携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封與詹尤善
蓋恐人之知之也

鄭公疑伯熊免
思思字恐誤

趙子欽 彦肅

友人林井伯文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于勞
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
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
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
艾軒即
光朝

方耕道表

寇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桎梏
之類為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大率
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
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
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眾人公共道理况

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
此等事病根不淺須它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
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為它學但自幼即學平
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
老兄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必不以為怪也
彭中丞
思未

鄭景明 昭先

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
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
太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為強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
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

事不可草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為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為子厚計也詩人黃銖字子厚

朱魯叔

向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未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骨亦須有得力處也

劉德脩尤祖

東溪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

地遠無從親扣餘論又以歎恨耳

昨承載酒訪別情誼繾綣豈勝感歎恨坐遠不得款承餘論而遽為數千里之別也今晚或來早即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見東溪先生重以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勤誨答也

忠南上人忠當作志

天台之勝夙所願遊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為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為念也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木否如未有能為讎

忠南本亦作志

校刊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寄惠黃精笋
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并餅并雜
碑刻及唐詩三冊謾附回使幸視至

西原崔嘉彦

嘉彦見臥龍庵記乃山中道人主營庵屋者也

昨日裴向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莫遂東走楞伽折
桂失此一見殊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
勝庵屋深媿仰勤神用方丈牕牖只於兩旁為之太
小隨意可也

承誨示并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勵尤珍感也卧
龍亭子已下手否向說栽竹木處恐亦可便令施工

也人還布謝草草復未有一物為報引領雲山第增
媿仰或惠字缺

林師魯

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芸齋公之名而
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
中與世絕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如芸齋公者亦
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孤陋處徒有嚮往
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比年鼎山蔣丈來尉茲邑因得
從容請問以訪先君子之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沒
亦既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

行義克世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爲事怪其溫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日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旣而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厚雖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之之賢其來果若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爲書而徒屬以問訊蓋亦憑恃事契之重而不自外焉茲者乃

承損惠長牋副以荀自情義周渥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體與詞則惴惴然若後進之於先達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自是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爲賜大矣若復爲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太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尚多暇日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憚諄切豈勝幸甚

林熙之

去冬枉顧幸得數日欵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踈
無以少助潛思之妙耳聞師魯遽不起疾深爲悲惋
羨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深惜而朋從零落道學寡
助此尤深可憂也想惟平日切磋義重有不易處者
奈何奈何喻及仁說大槩得之但所謂三者皆心似
便指徠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間隔有
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夫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
此臆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

徠恐作字

林擇之 用中

某侍旁粗安早稻既登民饑亦少瘳矣書中所論疑

義如論浩然之氣處極好蓋餒則便是缺了此正氣
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耳
不知賢者以爲如何其他不能遍論以去人立索書
不能子細也

已經新歲學不加進而年歲日侵甚可懼也承昏期
在歲裏想憫老人之意又聞尊居奉祀并講盛禮想管
治不無少勞適此涸轍不能少奉助爲愧耳文王之
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馬肝之論也不若姑闕
之以俟來者不必身質之也聞欲來延平別石文能
與擴之乘興一來相聚數日否及諸朋友在此得一

講論亦快事也

某憂苦如昨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
奔責以講習忽忽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來此相聚
極有益其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
甚滿人意耳來書所論數條有未合處別紙具之但
覺大槩氣象有粗疎處不知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
也某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
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
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
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

夫亦爲助不小尚恨未免泛然應接不得專一於此
耳

來此間非閑案牘即有賓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
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
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
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
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爲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
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

時先生
在南康

某所請竟未報元履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不待
其自請而擊逐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見矣所示

諸說皆甚精然鄙意有未安者別帑具之擴之亦有
說當自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歸至當計此所校亦
不多但却是不容小差處望速垂報也見喻大者之
病此不能無但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脚踏實地爲有
進步處耳知與諸賢遊從日有直諒多聞之益甚善
甚善數詩皆佳率易和去不成言語勿示人也伯山
質實可愛敬但亦染禪學耳向與深卿書乃附劔浦
劉親不謂留滯至今欲檢藁本再錄去又思擇之所
以告語之者必已甚悉而不能迴則此書雖達亦未
必有效耳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孟程子說話及時

試將許多說淫邪遁說話權行倚閣一兩年却就自
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此巴鼻也今只管狐疑不
肯放捨又引明道少時出入釋老之事以飾其說何
不將他平生說話仔細思惟看他所以出入釋老處
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何而直爲此悵悵也
又如前書所論馮道呂舜徒事此尤害理會與之劇
論否此等處不理會則朋友之職廢矣發明義理此
亦有之向來何故不曾見渠家似此文字固自有好
處尚多向見汪書甚珍祕之然便只向這死水裏滄
殺則更無超脫處矣不知世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

文字既有志於學因甚不向裏面做工夫而收拾此
等以為奇特枉却身心可歎可恨也前白劉子澄寄
得滎陽公家傳即呂原明也中數段來一段說呂初學於
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擇孫莘老遊所見日益廣
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晚更從高僧宗本脩顯遊
觀此則居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為戒亦不
可不使深卿知若不信則無如之何也項掾果如何
若果有志當痛與說恐頽波之中救得一箇半箇亦
非細事也福州有一同年趙彥德件文甥氣質亦甚好
但一向習詞科頃嘗略勸之聞今年又往試可惜錯

了路陌也

與深卿書答李深卿冰書見前發明義理
蓋是呂氏先世所著書名汪尚書應辰海
淹通沒也音庵
頃掾遂平父

深卿詩市塵差可隱未暇汎滄洲此兩句便是箇
因循猶豫底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於異學之
中也擇之押此韻處正中其膏肓不知渠還覺否
此亦是偏處然吾儕中人之質若無這箇意思定
是埋沒了出頭不得也

深父遂死客中深為悲歎其弟已為了後事過此無
以助之又此數時艱窘不可言向來府中之醜自百
正月以來解之矣百
事節省尚無以給且暮欲致薄禮比亦出手不得已

與其弟說擇之處有文字錢可就彼兄錢一千官省
并已有狀及香茶在其弟處煩為於其靈前焚香點
茶致此微意累年相聞而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欽夫
屢得書有少及復議論未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
面未易布也力行固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
此之難可歎可懼此間朋友亦無甚進益不知擇之
比來功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去益遠無由會面此
情鄉往殆不自勝也向來召命屢下既懇辭之
託人宛轉近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
如此而貧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

以刊書為不然却云別為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
可曉別營生計願恐益猥下耳此亦出手比
近與伯恭往返議論稍多此人却向進未已今日臨
行無暇錄寄俟後便也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尤川學者不無恨於遠去
耳更能到彼少留以慰其意否若能因遂過此小款
旬月尤所望也游誠之來訪其人開爽有用之才也
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就當益可
觀耳凜到此之日擴之亦來得數日遊談少快幽鬱
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亦殊使人憂悶耳以

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幾小補於世不為天地間
一蠹物者而理義未精日力不足為之奈何
辱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為慰是日偶與元履及諸朋
友在蘆峯新庵共增懷想也彪德美赴省回過此相
見得一夕款只是舊時議論且云欽夫見大本未明所
以被人轉却亦聞擇之所在恨不一見也蘆峯新庵
即庵庵
某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殊不長進而遠近朋
友亦未見超然有所造詣者歲月如流良可憂懼耳
擇之日下作何功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難得
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懷別後令人常有耿耿

不滿之意後會不知復在何時又不知便得相見果
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否它人固難語此而
於擇之猶不能無遺恨不知擇之又自以為如何也
二余在此日夕占之警敏彝孫淳靜皆可喜但亦未
敢與說向上去恐別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
云過邑中須為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照之不及
別書相見煩致意擴之亦然得婺州報云薛士龍物
故甚可傷而不及識之尤可恨也
某哀苦之惊秋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音容邈然
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

以後以季通大病無甚倫理近又以事歸旬日間復來便爲入城計亦無復講論之暇矣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可歎可歎初意其自上饒歸可以一見今却由浙中水路還湖外又聞少留吳興避暑不知果如何淩在榻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彼衆我寡難支撐耳此六公之公其言師魯深父皆有書來相屬勤甚吾友相聚之以視此凡兩寧堪諸賢許與之過耶擇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伯恭亦

得書講論頗詳然尤鶻突問荅曲折謾錄去一觀拙齋深卿近有何議論某向荅深卿書淩以爲如何前日荅荅此書了李伯問來訪劇論兩三日舊疑釋去遂肯盡弃所學而從事於此乃知此理卒不可得而殄滅彼迷溺而不反者亦可憐矣近何叔京過此少留未去伯問季通皆來集講論甚衆恨擇之不在此耳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石子重得書云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其約否某意甚欲相挽一來而卒不可

得爲恨耳

拙齋林少穎號伯間李宗一思字間或作諫未詳孰是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親之大耳
比來少得通問而累書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功夫如
何深以爲念也某不敢受俸乃以無太府曆頭於法
有礙非敢以爲高而時俗已不相察况其大者可歎
可歎遊山開止即行承有偕行之意甚善但恐來已
不相及然某過衢信到發女須少留能來彼相及亦
佳耳欽夫今日聞有靜江之除盖近日群小屢有敗
露上意必是開寤思向日之言故龔實之入參時事
似欲小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通鑑

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
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入近山僧寺謝絕人事
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盖心力不強其間稍似
間斷便覺條例不貫故須如此耳

龔實之茂良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掩
只得屏跡念各切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
子弟賓客之屬尤當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
惟擇之當深戒之如充之亦不可不知此意也
幅公爲賦武夷詩押舞雩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
報謝其書兩日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躡故迹欲作

書煩附達之恐已歸且夕自別宅去也造屋事得帥
且止之甚善昨關自思量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詠首
篇中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
觸處作災怪也福公陳後卿宅當作托關疑誤

黃商伯

某請祠不得比復狂妄輒有所陳計程三五日間當
以罪去已盡遣書冊冗長還家此數日來翹足俟命
但未知何所向耳

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略轉山北迤邐
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

能無愴恨耳

某竟以無狀自致人言上累師傅下及朋友愧負憂
惕如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虞不知云
何今日惟可凡事省縮豈復更與此輩爭是非較曲
直也

楊伯起

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為
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託黃商伯陳和成摹
畫以來摩挲素墨徒以慨歎也江德之甚好說身嘗
與講論否且看程先生傳亦佳某謬說不足觀然欲

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却五辛查滓乃能信得及耳

葉末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令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
起廷彥為况如何聞末卿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
山林之勝它處真未易得令人悵然興懷也但聞或
者乃欲畫某形象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為
此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
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
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之所望
也幸以此示諸人亟為毀撤為佳不然須別作區處

也

李賓客渤也九經疑渤凡涉也

自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曠昔相與登臨游
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
者猶有所未盡也

大凡讀書且徐讀正文虛心涵泳切已省察亦當自
見大體意味其間曲折却續求之未晚也

唐卿比來為况如何書來不及舊蒲平安之報何耶
啓蒙近復修改一兩處未畢俟印得即奉寄易之象
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遂至支離使人不曉反
遂詆以為淫巫瞽史之學其亦誤矣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二十終

附退溪李先生答李仲久書

晦菴書節要蒙示病處甚荷不外此書當初不期與
四方共之只爲老境精力短乏須此節約之功以自
便於省覽耳中間被黃仲舉苦要印看不能堅執初
意然亦止爲兩家子弟謀之不意仲舉之破人宿戒
以至傳入都中思之汗慄噬臍無及奈何柰何其所
指兩病處不審其爲某書某條幸於後便槩舉示及
庶可以商量改圖也然來喻云義理之精深事爲之
酬酢切於吾身與吾心者所當先取而其間或有不
緊而見収云云此固然矣然而必欲盡如此說恐未

免又墮於一偏之病也夫義理固有精深處其獨無
粗淺處乎事為固有緊酬酢其無有閑酬酢乎是數
者其關於吾身與吾心者固切而當先矣若在入與
在物者其以為不切而可遺之乎吾儒之學與異端
不同正在此處惟孔門諸子識得此意故論語所記
有精深處有粗淺處有緊酬酢處有閑酬酢處有切
於吾身心者有在入在物而似不切於身心者試略
數之如冉子之請粟康子之饋藥伯玉使人原壤夷
俟封人請見孺悲欲見互鄉見師冕見若此之類謂
之非精深可也謂之閑酬酢可也雖謂之不切於身

心似亦可也然何莫非道之一端也苟極其至而言
之則所謂精深者緊切者皆不外此故或問於龜山
曰論語二十篇何者為要切龜山曰皆要切正為此
耳然則是書所取如來喻所當先者固已不勝其多
矣其或彼此往復之際亦有道寒暄敘情素玩水遊
山傷時悶俗等閑酬酢似不切之語間取而兼存之
使玩而味之者如親見先生於燕閒優逸之際親聆
音旨於聲歎談笑之餘則其得有道者氣像於風範
神采之間者未必不更深於專務精深不廢不廢者
之德孤而無得也非獨此耳況讀此書以來乃知師

友之義如此其至重惟其義重故情深情深故有許
多相周旋款敘之言若以為非論義理不切身心而
盡去之則何以見古人師友之道若是其重且大乎
嘗得南時甫書舉節要中答呂伯恭書數日來蟬聲
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一段云若此歇後語
取之何用混答說今不能記得其大意若曰作歇後
看則歇後作非歇後看則非歇後云云太抵人之所
見不同所好亦異混平日極愛此等處每夏月綠樹
交蔭蟬聲滿耳心未嘗不懷仰兩先生之風亦如庭
草一閑物每見之輒思濂溪一般意思也今自世俗

不好此學者言之固無惟其知好者亦不能皆同如
此然則韓文公所謂始參差而異序卒爛熳而同歸
者實亦非易事也混所以為此語者非自是已見而
欲諸君之同於已乃自發已病而求藥石以自治耳
惟高明諒察而鑄誨之幸甚幸甚嘉靖癸亥二月望
混拜

書疏非它文比乃手抄其最關於學問而切於日用者約繁就簡略加訂解凡所取才三之一而其平生出處言動之節與夫師友講明警責之旨該括無餘誠進脩之直訣而斯丈之寶典也俊良竊惟紫陽夫子挺亞聖之資集諸儒之長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自一話一言莫非妙道精義之蘊而其發揮經傳尤竭心思直啟關鍵開示萬世然而緒言散出註義簡牘得其門而入蓋亦難矣如語類諸書雖皆雅言而記者非一手亦未必盡得師傳之意也至於書札則皆夫子手簡而勉進血誠無間於人已要以格致脩為

變化氣質為功故其發端以示人者或抑或揚一進一退因材而施教對證而下藥片言隻句皆極乎天理之精妙毫分縷析正中手心術之隱微能使及門之士竦然而悟躍如而趨所以賢愚皆獲其益而雖百世之下感激餘誨如拜嚴師而承命嗚呼至哉誠能虚心靜慮從事於斯真知實踐心與理熟則沂伊洛而達洙泗此為路頭而四書諸經迎刃自解矣將見是書之行與近思錄同為四書之階梯而其規模之大心法之嚴則又有四先生所未發者矣然而退溪公猶以取舍之僭踰嫌居於指自俊良輒不自

揆深懼巾衍一本易致漫滅借活字於臨臯書院又
得洪使相曩助錢一半僅得卒事一邑之力恨未廣
也如有同好者表出是集或繡梓或印字俾之家傳
人誦而有得於主敬窮理之宗旨則理餘韻而續絕
緒爲後來之豪傑豈無其人乎若夫其味之可悅其
義之無窮則善讀者當自得之而行有餘力取本集
而博觀亦可見其盛德大業不出乎此書範圍之外
矣嘉靖辛酉五月甲辰箕城黃俊良謹跋

定州刊朱子書節要跋

子朱子平生所論著具載大全集凡百有餘卷衆體
俱備閑博無涯淡學者觀之有惶然駭然之歎退溪
李先生嘗就集中書類抄騰其切要者頗加節略編
爲若干卷名曰朱子書節要以資講論玩繹之益有
求觀者亦不隱焉頃年黃斯文俊良印之于星州今
定州牧柳公仲郢持西海節又印之其後又有印之
于平壤者第皆用活字印訖旋毀而所印亦無幾學
者病其傳布之弗廣也柳公適分符于定迺謀爲久
遠之圖鳩工聚材淨寫以鋟之而先生又嘗於玩繹

之餘遇難解處輒有註語且成目錄一卷載其知舊
門人姓名事實以爲窮鄉晚學祛疑破惑之資柳公
併取以刻之其書始得完整可以傳之末久而無弊
焉李先生深於用功惠及後學之意固可見矣而柳
公以傳布是書爲心勤勤懃懃終能有以成之其事
亦可尚也覽是書者不可不知其所由然於是乎識
隆慶丁卯仲冬日後學高峯奇大升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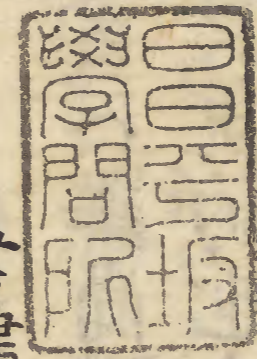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跋

書曰辭尚體要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夫讀古人之書而得其要者固難
焉擇古人之書而得其要者尤難焉苟非義
理究窮之久而至於融會貫通之地其誰能
之若夫徒以誇多鬪美爲功則不啻無益却
使學者如大軍之無所歸矣朱子文集之書
固無所不備而講習之精傳註之蘊特見於
書翰間者居多焉此則集中之要而節要之

編又要中之要者也於戲退溪之用心也可謂勤且精矣有裨於後學實爲不少矣予竊有志乎朱書因讀之且訂訓點以備觀覽云

寶永六年己丑秋九月良日

黑岩慈庵跋



書肆

攝陽高麗橋一丁目

伏見屋藤三郎刊行

朱子書要

